

繪圖
唐史通俗演義

第四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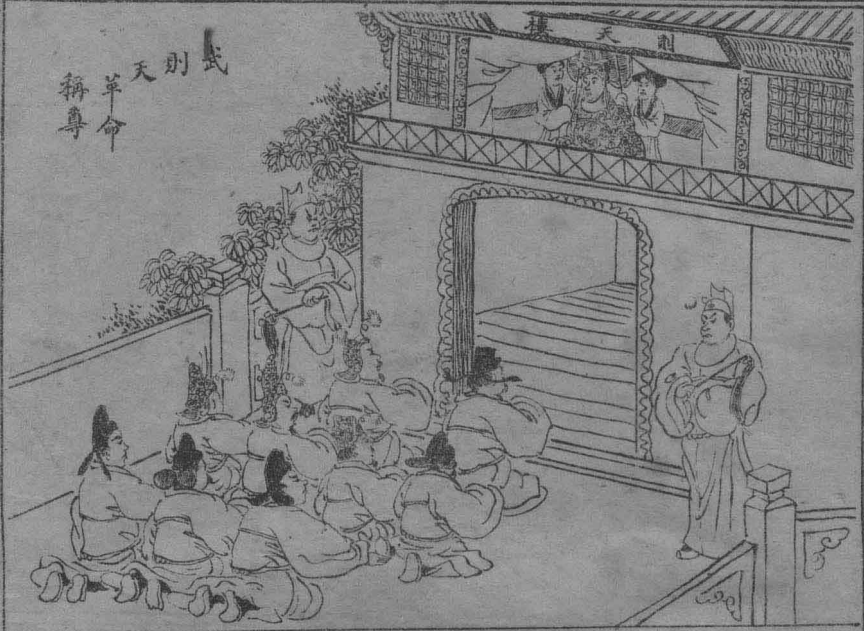
報告 密濫 用展 刑



謀巨復 搆成大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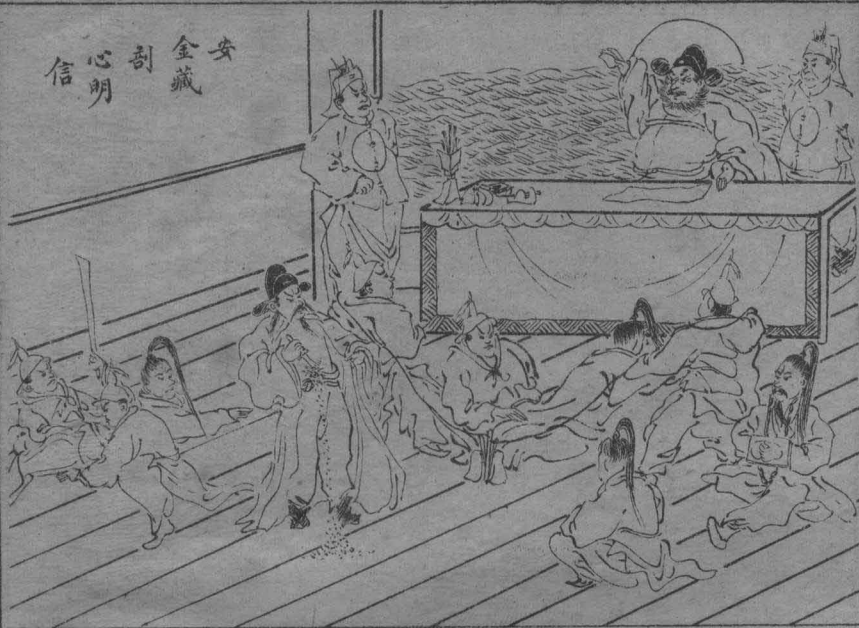
武則天
革命
稱尊



狄仁傑
奉制出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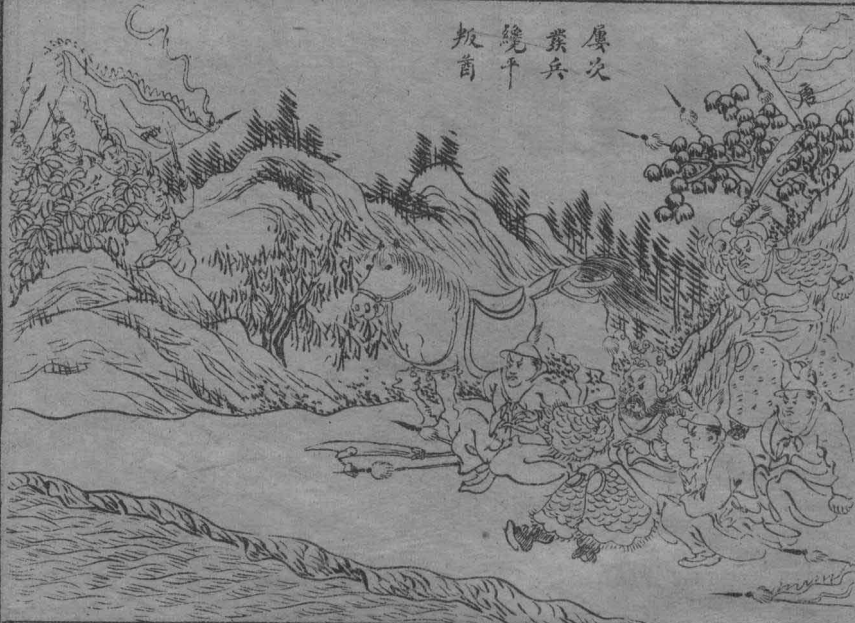
安
金藏
剖
心明
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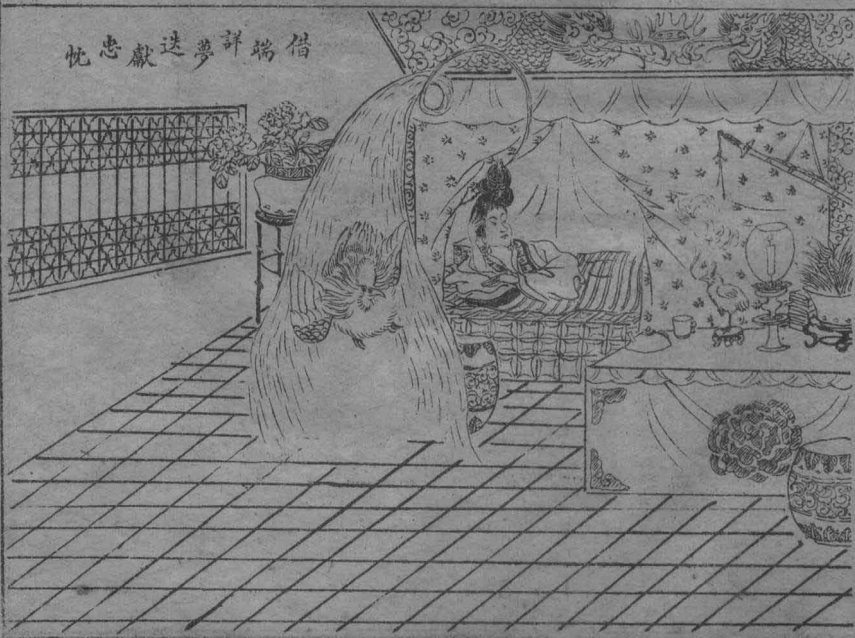
僧
懷義
稔
惡受
誅



屢次
發兵
饒平
坂首



借瑞詳夢送獻忠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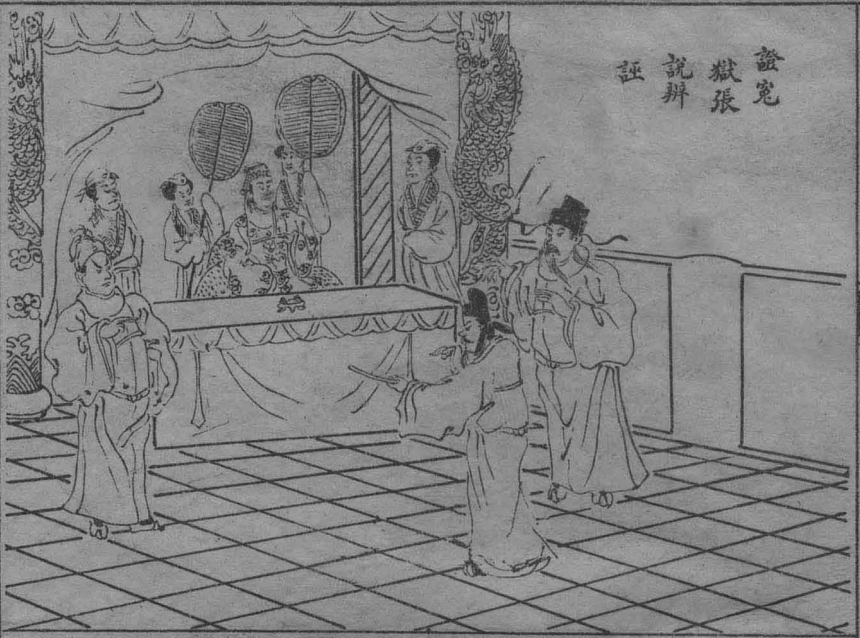
默啜
汗
悔婚
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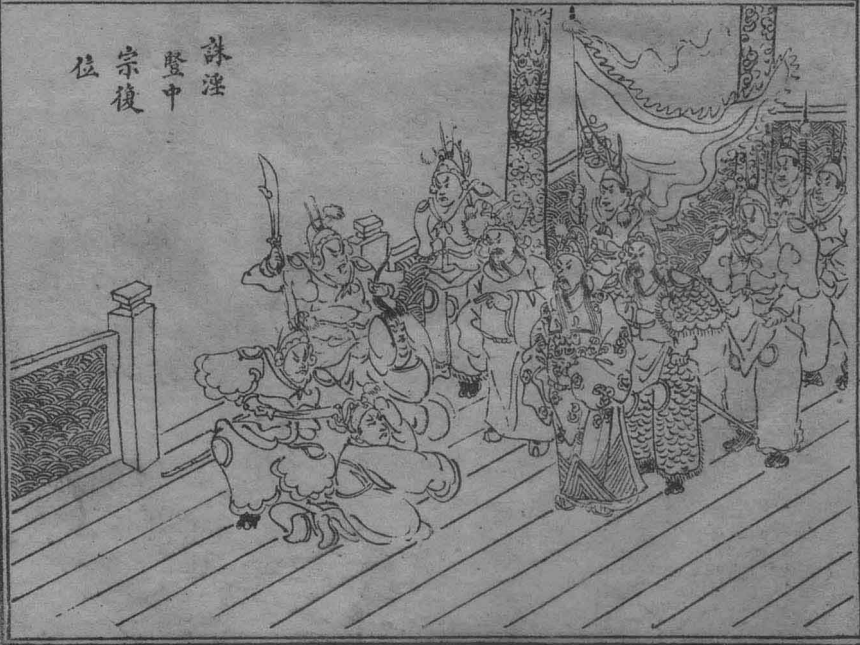
狄梁公
盡職歸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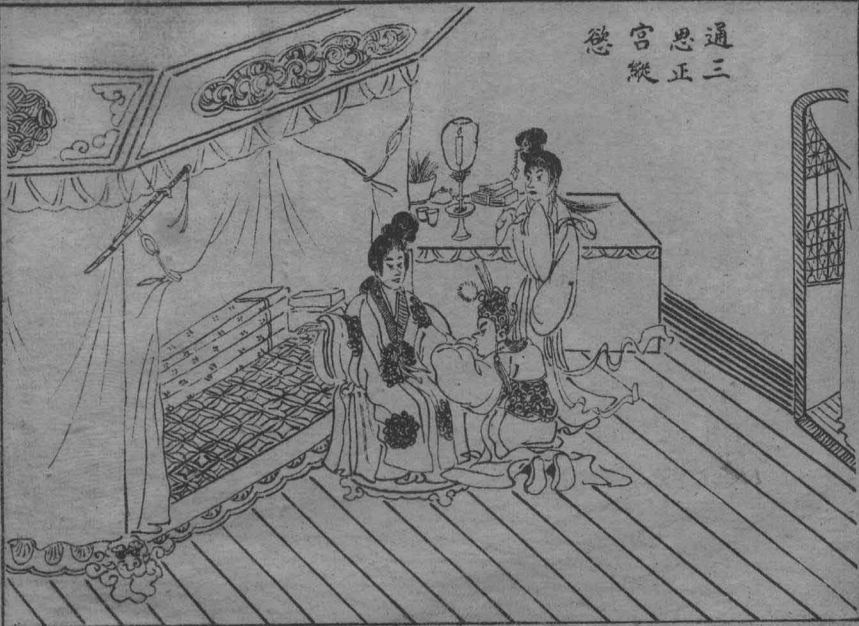
證
說
辨
獄
張
發
冤



誅
淫
賢
中
宗
復
位



通三思正宮縱慾



竄五王內使克行



誅首惡太子與兵



狎文臣工官侍寵



規夜
宴特
獻廻
波解



進毒
餅枉
死神
龍殿



許
氏
掃
清
宿
穢



平
燕
王
駢
戮
叛
徒



第三十一回 敕告密濫用嚴刑

謀臣復構成大禍

却說羽林將軍程務挺自預謀廢立後。出任單于道安撫大使。防禦突厥。因阿史那骨

篤祿及阿史那元珍等。尚出沒塞外。所以有此調遣。按應第二十九回當裴炎下獄時。務挺嘗

密表申理。武氏為之不歡。至敬業敗死。或上言務挺與敬業通謀。武氏也不加詳審。遽

令左鷹揚將軍裴紹業。馳往務挺軍中。宣救處斬。務挺夙有勇名。為突厥所畏憚。及聞

他正法。宴飲相慶。還有夏州都督王方翼。由安西都護調任。亦應二十九回與務挺職務相關。

且係廢后王氏近親。亦逮捕下獄。流徙崖州。輾轉斃命。越年。武氏以敬業早早復改元

垂拱。仍遷廬陵王哲至房州。武氏年已周甲。華色未衰。脂粉釵環。未嘗少撤。自從高宗

晚年。屢患風眩。不能與武氏常親枕席。武氏已鬱鬱寡歡。好容易待到駕崩。臨朝秉政。

大權在握。一子廢黜。一子居住別殿。也似禁錮一般。文武百官。要殺便殺。沒一個敢行

抗命。正是雌威大盛的時候。無如宮中少幾個面首。終究是玉漏沈沈。繡幃寂寂。驀然

想起當年的馮小寶。下體過人。不亞膠毒。與秦莊襄后私通樂得叫他再入禁中。重圖懽會。應

十四回史稱馮小寶。賣藥洛陽。因千金公主。以進。婢乘上。謂武氏為尼時。已與有染。今從之。小寶當然應召。兩下兒都翻雨覆雲。不

減當年情味。武氏遂想出一法。令他為白馬寺主。好借那超度祖宗的名目。往來宮掖。

唐史通俗演義 卷四 第三十一回 一 上海會文堂印行

掩飾過去。且因他家世寒微，特命改姓為薛，與駙馬薛紹同族，令紹呼他為季父。何不

文又賜名懷義，寵賚甚優。身且不惜，違問他物。宮廷內外，明知他是武氏的情夫，只因武氏凶焰

滔天，怎敢非議。有幾個不顧廉恥的狗官，反極意趨承，向懷義乞憐。懷義起初尚稍知

顧忌，後來漸漸驕恣，出入竟乘御馬，由宦官數人擁護，呵道揚鏢，威赫無比。居然是天子

民不及走避，便被鐵爪撾首，流血仆地。遇道士即令髡髮，見朝貴即令下拜，甚至武承

嗣、武三思等，皆奔走馬前，執僮僕禮。就是對待姑夫，亦不過執子姪禮，何必降為厮僕。右臺御史馮思勳用法

相繩，偶遇諸途，被懷義喝令侍役毆擊幾死。獨溫國公蘇良嗣繼劉仁軌後任，留守西

京。武氏特召為左相，受職入朝，湊巧拄着薛懷義，勉強與他施禮。懷義竟不答拜，昂若

無人。良嗣怒道：「何物充奴，敢這般傲慢！」懷義驕肆已慣，怎肯忍耐，即與良嗣鬪起嘴來。

良嗣竟命左右拖出懷義，并把他掌頰數十下。快哉氣得懷義火星透頂，急忙馳報武

氏。偏武氏向他嬉笑道：「阿師只宜出入北門，若南衙係宰相往來，怎得相犯哩？」武氏畢竟聰明

這數句話，好似向懷義的禿頭上澆了一盃冷水，淋得氣燄全消，只好自認晦氣，沒處

報冤。武氏恐他再去闖禍，便托言懷義有巧思，使人宮營造，不得常出，補闕王求禮未

明。武氏用意，反表請闈了懷義，免亂宮闈。看官，你想武氏肯從不肯從嗎？合著得抄又越年，

武氏佯說歸政豫王。豫王到也聰明，奉表固讓。武氏仍然臨朝，自思內行不正，恐宗室

大臣怨望不服。或致謀變。於是設立銅匭。令置都門。無論何人。統得告密。即將密奏投入匭中。飭心腹隨時取陳。如有遠方告密。且命地方有司。給馬供食。使詣東都。如密奏確鑿。即給官階。否則亦不問罪。看官試想。這種法制。敝造出來。不特挾有私嫌的人。可以乘機報怨。就使與人無嫌。也樂得捕風捉影。藉此博個好官兒。胡人索元禮。因告密被召。面對稱旨。立擢為游擊將軍。令他按問罪犯。元禮性最殘忍。推審一人。必誘罪犯板引數十百人。輾轉牽連。積成冤獄。武氏反。說他明幹。屢加賞賜。自己本是殘忍。所以同聲相應。尚書都事周興。來俊臣等。紛起效尤。競尚羅織。興累遷至秋官侍郎。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。兩人皆養無賴數百名。專令告密。意中欲構陷一人。輒使數處俱告。辭狀相同。立即捕逮。嚴刑拷訊。無不誣服。又撰羅織經數千言。作為秘本。所用刑具。也是特別製造。有定百脈。突地吼死豬愁。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。或用機板轉獄犯手足。叫作鳳凰曬翅。或用物絆獄犯腰。引枷向前。叫作驢狗拔橛。或使犯人跪捧大枷。上置累覺。叫作仙人獻果。或使立高木上面。引枷尾向後。叫作玉女登梯。或懸石槌犯人首。或燒醋灌犯人鼻。或用鐵圈梏頭。外加木楔。甚至腦裂髓出。種種酷刑。不可勝舉。每訊囚犯。一聲梆響。械具畢陳。犯人不待上身。已經魂飛天外。始終是一條死路。還是隨口誣供。反得速死。省得熬受嚴刑。所以內外官民。視此三人。比虎狼還加利害。大家重足屏息。不敢妄發一言。

麟臺正字陳子昂。目擊心傷。乃上疏諫阻。畧云。

今執事者。疾徐敬業。首亂倡禍。將息姦源。窮其黨與。遂使陛下。大開詔獄。重設嚴刑。有迹涉嫌疑。辭相逮引。莫不窮捕考察。至有姦人。熒惑乘險相誣。糾告疑似。希圖爵賞。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。臣竊觀當今天下。百姓思安久矣。故揚州構逆。殆有五旬。而海內晏然。纖塵不動。陛下不務玄默以救敝人。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。臣愚暗昧。竊有大惑。伏見諸方告密。囚累百千輩。及其窮竟。百無一實。陛下仁恕。又屈法容之。遂使姦惡之黨。快意相讎。睚眦之嫌。即稱有密。一人被訟。百人滿獄。使者推捕。冠蓋如市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。天下喁喁。莫知寧所。臣聞隋之末代。天下猶平。楊玄感作亂。不踰月而敗。天下之弊。未至土崩。蒸民之心。猶望樂業。煬帝不悟。專行屠戮。大窮黨與。海內豪士。無不懼歿。遂至殺人如麻。流血成澤。天下靡然。始思為亂。於是雄桀並起。而隋族亡矣。夫大獄一起。不能無濫。寬人吁嗟。感傷和氣。羣生癘疫。水旱隨之。人既失業。則禍亂之心。怵然而生矣。古者明王。重慎刑罰。蓋懼此也。昔漢武帝時。巫蠱獄起。使太子奔走。兵交宮闕。無辜被害者。以千萬數。宗廟幾覆。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。廓然感悟。夷江充三族。餘獄不論。天下以安。古人云。前事之不忘。後事

之師也。伏願陛下念之。

此奏亦鳴鳳朝陽政特錄之

疏人不省。同三品劉禕之。見武氏所為不合。私語舍人賈大隱道。太后既廢昏立明。何必再臨朝稱制。不如指日歸政。藉安人心。大隱陽為贊同。背地裏密白武氏。也是武氏

當然懷恨。嗣復有人誣告禕之受賊。又與許敬宗妾有私。遂命刺史王本立推鞠。本立

宣敕示禕之。禕之道不經鳳閣鸞臺。何名為敕。武氏聞知此語。怒上加怒。竟令處死。禕

之臨刑沐浴。自草謝表。立成數紙。仍然慷慨激昂。無一乞憐語。麟閣侍郎郭翰。太子文

學周思鈞。見禕之表文。互相贊歎。不料又為武氏所聞。貶翰為巫州司馬。思鈞為播州

司倉。將軍李孝逸。平亂有功。聲望日重。免不得語中失檢。武承嗣等誣他怨望。被黜為

施州刺史。承嗣尚以為法未蔽辜。又捏造出數語來。謂孝逸自言名中有兔。兔係月中

靈物。當為天下仰望。說得武氏又是滋疑。本擬將他誅死。還是記念前功。特令減死除

名。流配儋州。孝逸竟病死貶所。太子舍人郝象賢。係故中書侍郎郝處俊孫。高宗時。處

俊曾諫阻武氏攝政。忤武氏意。至是處俊已死。有人誣告象賢。說他私謀不軌。遂令周

興推治。這位羅織深文的周侍郎。是個好殺人的魔星。遂任情妄讞。遽說象賢謀反。屬

實。應子族誅。象賢家人。當然惶急得很。爭向監察御史任玄殖處呼冤。玄殖替他剖辯。

反為武氏所斥。先行免官。然後將象賢處斬。象賢臨刑。極口詆罵武氏。把他宮中的淫

穢情狀。一古腦兒揚說出來。且奪市人薪柴。毆擊刑官。總是一死樂得做個爽快金吾兵上前攔阻。

遂將象賢格死。武氏命支解遺骸。發象賢祖父墳塋。毀棺焚尸。家屬駢戮無遺。隨即定了一例。凡法官刑人。先用木丸塞住罪犯口中。免得胡言。武承嗣又使人鑿石為文。鑄就聖母臨人。永昌帝業八字。塗以赤色。令雍州人唐同泰齋獻。只說是得諸洛水。武氏大喜。親祀南郊。告謝昊天。且下敕當拜洛受瑞。稱石為天授聖圖。名洛水為永昌水。封

洛水神為顯聖侯。自己先御明堂。朝百官。加號聖母神皇。封唐同泰為游擊將軍。

唐同泰名

字恐亦由當時特取

命諸州都督刺史。及宗室外戚等。於拜洛前十日。會集神都。駕受圖。當時

傳出一種謠言。謂武氏將謀革命。借了洛水受圖的名目。召集宗室。為屠戮計。於是絳

州刺史韓王元嘉。青州刺史霍王元軌。邢州刺史魯王靈夔。豫州刺史越王貞。注見前及

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。元軌子全州刺史江都王緒。靈夔子范陽王譙。貞子博州刺

史琅玕王冲。號王鳳。高祖庶子東莞公融等。俱心不自安。未敢遽行。黃公譔意欲先發。遂

捏造廬陵王敕書。貽琅玕王冲。內云朕遭幽繫。諸王應各發兵救我。冲亦詐傳廬陵王

密命。分告諸王。謂神皇將移李氏社稷。轉授武氏。一面募兵五千人。擬渡河取濟州。先

擊武水。武水縣令郭務悌。忙遣人至鄰邑求援。莘縣令馬玄素。率兵千七百人。初欲中

道邀冲。繼恐力不能敵。馳入武水。與務悌協力拒守。冲進兵至武水城下。用草車塞城

南門。縱火焚燒。擬乘火突入城中。不意火方發作。風反回撲。轉致火燒自身。只好麾兵